

⑦ 同月二十七日日本經濟新聞夕刊第二版。

⑧ 同年三月二日AFP莫斯科電，柯錫金於一日報告中，指責蘇聯經濟因管理錯誤，每年損失數十億盧布。某些部門只完成指標的六〇—八〇%。在剛結束的年度內，我們在解決某些問題和消除經濟上的困難方面，是完全失敗了。

⑨ 參閱同年三月二日「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廣播及同日日本經濟新聞第七版。

⑩ 同年三月十日日本經濟新聞第四版。

⑪ 日共於一九七一年將「無產階級專政」改為「無產階級執政」。西班牙共黨於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晚宣布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法共總書記馬歇於二月間法共二十二次大會中發言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大會宣言

當前西歐經濟問題之分析

陳元

前言

戰後歷時最久、程度最深的世界性經濟衰退，已經在復蘇的路上。復蘇的程序是，美國領先，在一九七五年四月衰退到底，五月開始回升，其他工業國落後六個月到九個月。至於不產油的開發中國家，要等到工業國增加輸入初級產品以後，才能夠復蘇。

不過，今年以來，許多國家的復蘇並不能如所預期。一個多月以來，西歐幾個國家的通貨紛紛貶值，就成為西歐經濟發生問題的症狀。西歐經濟問題引起一般的關切，不僅因其對於世界經濟有所影響，而且對於西歐的社會和政治亦復構成威脅。

症候的發作，首先是義大利在一月二十一日關閉官方外匯市場來防止外匯準備的流失，三月一日重新開放，到三月十日里拉對美元的匯率就下跌了百分之十六①。

當前西歐經濟問題之分析

也仍然作此表示。義共向主獨立路線，而英共中的親蘇派也不再願唯莫斯科馬首是瞻。該等共黨代表在蘇共廿五大發言中，仍持其本身立場。日共拒絕出席蘇共大會。又共黨集團中除南共、羅共堅持本身立場外，中共、阿爾巴尼亞均未參加蘇共大會。北韓共黨乃第二流人物組成代表團，布列日涅夫講話中，亦未特別強調蘇韓（北）友誼。

⑫ 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日外務省歐亞局局長桔正忠召見蘇聯臨時代辦，指出從法律和歷史上看，國後、擇捉、齒舞、色丹等四島乃日本固有領土。

⑬ 同年二月廿七日美聯社華盛頓電，美國中央情報局機密報告稱，去年蘇聯國防總經費一、一四〇億美元，比美國的八〇〇億美元高出四〇%。去年蘇聯用於核子攻擊武力方面的經費是美國的兩倍，用於非核子武力方面的經費也比美國高出七〇%。見廿九日中央日報第二版。

接着，英國英鎊對美元的匯率，在三月五日跌到一比一·九八二五。英鎊對十個主要貿易對手國通貨的平價，從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史密斯遜尼安協定調整各國通貨平價以來，跌落了百分之三一·五②。英國首相威爾遜遜三月十五日宣佈辭職，除了政治的原因以外，當然和經濟問題有關。

法國法郎的匯率一直下跌，法郎是西歐八國聯合浮動通貨之一，依照聯合浮動的規定，各參加國通貨匯率的變動，升跌各不得超過百分之二·二五。法國為維持規定的最低匯率，支付了三十億美元的外匯來買進法郎，仍然無法遏阻投機性的活動，終於經過歐洲共同市場九國財政部長會議以後，在三月十五日宣佈法郎退出聯合浮動。當天，法郎匯率下跌百分之三，據專家估計，法郎對西德馬克的匯率可能下跌百分之十到十五③。

以上的變動有山雨欲來之勢。

本來，匯率的調整是通常的事。各個國家的經濟條件互不相同，貨品的競爭力每每因時而消長。如遇長期或過度的入超，降低匯率是調節的速效手

段。尤其是，歐洲共同市場各會員之間互不徵收進口稅，拋棄了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保護功能，貨品的競爭力稍失平衡就會敏感的造成入超或出超的偏向。這次匯率的風浪本不足驚異。不過，這種風浪的前因和後果却值得注意。

在西歐各國的失業率仍然有增無減的情形之下，在西歐各國政治支持力的邊際愈來愈小的情形之下，本不足慮的傷風也有引起併發症的顧慮。

本文將首先檢討經濟復蘇所遭遇的一般問題，進而分析各別國家所面臨的問題。

共有的困難

復蘇的艱難，根本上要從經濟結構去探討原因。

第一、是需要的限度。戰後的重建工作已經完成。消費者所擁有的耐久性貨品，包括汽車和電視機等等，按每人所有的數量計算，各工業國都漸漸趕上美國的水準，今後這類產品生產的擴大將趨遲緩。

第二、從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代，各主要工業國製造業部門的勞動力增加將近兩倍，由於農村勞動力轉向城市，使歐洲工資的增加較為和緩。今後來自農村的低廉勞動力，甚至於從較低度開發國家來的勞動力，都不能像過去那樣增加。勞動力增加的遲緩使工資暴長，加深了福利國家的困難。根據歐洲共同市場執行委員會三月十八日所公佈的數字，一九七四年九個會員國的實質工資增加率，西德最低僅七%，英國最高達三一·五%。進而就單位產品的工資成本計算，一九七五年西德的增加率是六·五%，義大利達三四%，而美國僅九%。這就無怪乎英、義各國的產品無法和德、美的產品競爭。

第三、石油價格的高漲降低了一向依賴低油價工廠的生產力，因而削減了已開發世界經濟成長的精力。加以高價石油把購買力轉移給石油輸出國，自必減少已開發國家的真實所得的水準，也減少了儲蓄的來源。

第四、一般商品的價格在一九七四年猛烈上漲打破一百年來的紀錄，使物價膨脹率一般都達到兩位數字。雖然一般估計今年物價膨脹率不至於達到一九七四年的幅度，但是一九七六年中以後不免再度上漲，由於工業國對原料的需要將必增加。一般原料價格上漲，其結果像油價上漲一樣，將使西歐國家的經濟成長率減緩，輸入減少。假使成長的減緩對於西方工業國的影響

是同等，就不至於引起嚴重的國際貨幣問題和政治體系。但是，各國成長率減緩的程度很不均衡。根據美國專家諾里斯的估計，由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三年，日本的成長年率將較一九七三年水準減少三%，西歐減少一·五%，而美國則僅減少〇·五%。好比體力大小不同的人，當負擔輕的時候，看不到彼此之間的差別，壓力愈大就愈見強弱之分。

在一九七三年以前將近三十年期間，西歐和日本由於戰後重建需要的牽引，使其經濟成長率一直比美國高。更由於新建工業的生產力比美國高，所以從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三年六年之間，美國的國際收支經常帳的逆差累積達到一七〇億美元。除了這些逆差以外，美國企業爲了提高製造品的競爭力，紛紛向重建國家和貧窮國家作長期投資，僅僅從一九六〇到一九七三年，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擴大達三倍之多，資金外流累積達六百億美元。

現在的情勢轉變過來了。自從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美元貶值以來四年多之間，美國的經濟地位在工業國之中大爲加強。一九七五年獲得貿易順差一一〇·五億美元，估計一九七六年也可以獲順差四〇億。美國復蘇的順利，就是其他工業國的困難。強勢的美元可以阻遏膨脹的壓力，外國向美國投資強化了美國的金融市場。

反過來，西歐和日本就要遭遇到成長遲緩的痛苦。長期的成長力減弱使經濟暴露於迅速膨脹的威脅。這種長期的困難演成西歐和日本一九七六年和七七年經濟的脆弱性。因爲，膨脹的恐懼使各國政府不敢採取進一步的刺激政策。目前各國已有的復蘇的幅度，不過是政府對於消費者轉移支出的效果，至於工業投資在任何國家都非常遲緩。專家認爲，衰退後第一年內復蘇的進度如此萎弱，還是戰後的第一個例子。在這種情形下，美國以外其他國家很難出現第二階段的復蘇。除了美國的資本支出已在企業的計劃以外，任何國家還沒有出現這種跡象。即使西德，除了消費支出已經有力的恢復以外，至於資本支出的計劃尙屬平靚。說到英國、義大利和法國就更是如此，由於這些國家政治的不穩定更造成企業支出的陰霾。貨幣貶值固然有利於輸出，藉此可以形成較好的投資氣候；專家認爲可能適得其反，會趨向膨脹，到今年七月就可能看到各國採取緊縮的措施。凡是貶值就不能跟着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和預算政策④。

固然，大多數國家都不能免於上述一般性經濟結構轉變的困難。不過，

各國的情勢不盡相同，困難所在亦復有別。以下進一步分析各別國家的情勢。

各別的問題

一、義大利

首先分析工業國中最脆弱的義大利的經濟問題。

義大利的經濟力量本來比較薄弱。北部和南部的經濟發達不平衡。北部的工業化水準不亞於其他工業國，南部麥索基阿諾（Mozzo Giorna）地區却仍停留於農業經濟。南北平均起來，義大利的每人所得就遠比其他工業國落後，據英國經濟學人週刊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所發表的統計，按照一九七四年各國通貨的購買力都折成美元來計算，美國每人每年所得約為六、六〇〇美元，法國是四、九〇〇美元，西德是四、七〇〇美元，日本是四、三〇〇美元，英國是四、〇〇〇美元，義大利却只有三、一〇〇美元⑤。

義大利的國際收支，從一九六八到七二年的五年間，每年平均獲順差二十億。其對外貿易，除一九七〇年略有逆差以外，其餘各年也都有順差。但是，從一九七三年起，情勢逆轉，當年已出現收支逆差二、五一〇百萬美元，貿易逆差三、九五九百萬美元。一九七四年收支逆差更高達七、八一七百萬美元，貿易逆差達八、四七二百萬美元⑥。主要原因是石油漲價後，支出猛增。

除了石油漲價原因以外，產品的競爭力減弱也增加困難。根據經濟學人週刊所宣布，歐洲共同市場執行委員會的計算，每一單位的毛增值的勞動成本的增加率，各主要工業國相較如下：

國家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三年
美國	八·五%	三·一%
西德	九·〇%	七·〇%
荷蘭	一一·〇%	九·七%
比利時	一三·〇%	七·九%
法國	一四·五%	七·六%
愛爾蘭	一八·五%	八·九%
丹麥	一八·五%	八·八%
義大利	二二·〇%	一二·五%
英國	二六·〇%	七·五%

當前西歐經濟問題之分析

經濟學人週刊根據這項數字評論說：「當前的經濟衰退，就其生產能量的閒置和失業率的比率之高來看，這是一九五七年共同市場策訂羅馬條約以來所未有的。生產力的轉變更為驚人，勞動成本的增加，西歐比美國快得多，假使這種趨勢持續下去，那麼，如不是西歐通貨對美元的平價下跌，就不免於西歐對美國輸出減少，美國對西歐的輸出增加。僅僅六個月以後，這個水晶球果然應驗⑦。」

兩年來，義大利向國際貨幣基金，向西歐金融市場，向西德，一再告貸。歐洲共同市場的會員國三月十二日會議通過，假使義大利願意放棄限制進口的措施，可以貸給十億美元之數。美國財政部長塞蒙三月九日過羅馬，聲明要協助義大利解決經濟問題。這說明了，義大利的困難已經引起盟邦的關切。

二、英國

威爾遜的辭職，其經濟的原因，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分析，有如下各點：

- 三月初英鎊跌價將近百分之五，可能還要下跌。
- 英國已經負債累累，還需要繼續舉借外債來應付國際收支逆差。
- 膨脹率雖然已經較一九七五年的二五%降低，還不免比其他工業國高一倍。
- 已過高的失業率尚在上升中，可能造成政治問題。
- 政府和工會談判新的工資問題即將開始。從跡象看，工會將不會志願的同意削減增加率。

英國多年來高度的膨脹率，使其對外貿易處於不利地位。英政府為了維持產品的競爭力，所採取的政策是通貨貶值。一九六五到六六年，英鎊對美元的平價是一比二·八，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宣佈貶值為一比二·六，一九六八到七〇年再貶到一比二·四，一九七一到七三年，在浮動匯率之下，平均維持一比二·五左右，一九七五年第二季起繼續滑落，到今年三月初，低達一比二以下。

貶值是揚湯止沸之計，貶值有膨脹效果，為防止膨脹又要採取緊縮措施，也有促成衰退的副作用。正本清源的辦法莫如加強反膨脹措施。威爾遜內閣透過財相奚萊向議會提出緊縮的預算支出。緊縮的預算支出有助於反膨脹

，但是缺乏降低失業率的作用。由於工黨本身經濟政策的分歧，議會居然對工黨內閣的預算案予以否決，威爾遜不能不徵求議會的信任投票，工黨議員們爲了顧忌解散國會重新選舉會失去政權，所以在信任票的時候，內閣獲二九七對二八〇票的十七票多數而獲得暫時的安定。

英國經濟的病源在於投資不足，工資增加率過高，造成單位產品勞動成本過高而生產力過低；所以，高度膨脹率和高失業率同時並見。對於克服這種困難，工黨內部的左右兩派意見頗有出入。

自稱爲中間偏左的財政大臣奚萊曾經在三月初發表論文「社會正義與經濟現實主義」，他除了爲英國的再分配政策辯護，說明英國的稅收對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並不高於美國及其他工業國以外，並指出英國當前的目標是從根本上解決低成長率的問題，解決低成長率的辦法就是提高生產力和工業的投資。他又指出，二十年來英國對於促進輸出的努力不夠，僅僅從刺激國內需要來提高成長率，當製造業方面出現瓶頸和輸入增加的時候，沒有能善加處理，以致造成國際收支逆差的問題。用反膨脹政策來改善對外收支的地位，又犧牲了投資率。

解決以上的矛盾，只有寄望於輸出引導的成長，既可防止因擴張措施而招致的過多輸入，又可以刺激投資而減少生產力不足的困難。反膨脹政策將有助於保持產品在國外的競爭力，自一九七二年採行浮動匯率以來，輸出品價格的競爭力較前提高了一〇%。倫布萊高峯會議以來，世界經濟復蘇得到保證，亦將有益於英國增加輸出的計劃。

貨幣政策方面，近三個月以來，M1減少了四分之一，M3減了二%，這是配合緊縮性預算的措施⑧。

工黨左派份子的經濟政策却不相同。工黨內部左派佔優勢的工業政策小組委員會，由哈特任主席，認爲解救經濟危機的途徑，就只有透過擴大的政府部門，並且和私營工業簽訂強制性擴大投資的協定。此外並主張公司的董事會應當由勞工佔半數的席位，而不是如過去僅僅擔任一部份監察的工作⑨。

繼任的首相不能融合左右兩派的經濟政策，是很重要的課題。誠然，在膨脹率和失業率並高的一條非力浦曲線上，要選擇很適當的一點是很不容易的。

三、法國

在各主要工業國之間，法國的經濟不算不健康。對外貿易方面，由一九七〇到七三年都有出超，一九七四年受油價影響，出現逆差三、八七五百萬美元。一九七五年底，國際準備共達八、八五二百萬美元，一九七五年十月更高達一、七六七百萬美元，其中外匯佔六、六四〇美元。雖然其生產力、國際收支地位和膨脹率的情勢都稍遜於西德。

可是，到今年三月初情勢逆轉，法郎匯率一直下跌。法國、西德和其他歐洲共同市場的會員國共同收買法郎，爲數在三十億美元以上，仍然維持不了法定的法郎最低匯率，不得已而退出八國通貨聯合浮動，十天後，法郎對馬克匯率下跌六%，對美元下跌五%。三月十六日，也就是宣布法郎退出聯合浮動的第二天，法國總統季斯卡召集政策性會議，謀求應付下列問題的對策：

——抑制膨脹率，在去年已低到一〇%，一月份又增高達年率一三%。

——失業率達五%，超過一百萬人，比去年更高。

——爲爭取高工資和職業安全而發動的罷工已經更加劇烈。上週在一天之中，火車停駛、垃圾無人收集、信件停送。在三月十五日，地下鐵道幾乎完全關閉。

——法郎匯率在退出浮動以後大幅度下跌⑩。

會議的決定未見宣佈，政府的焦慮可以想見。

事實上，法郎的退出聯合浮動有其不得不然的原因。里拉、英鎊和西班牙貨幣的連續貶值，在沒有關稅保護的共同市場之內，更增加了對法郎的壓力，使法國不能保持其貿易地位；另一方面，聯合浮動使法國不能充分利用貶值的辦法來改善貿易地位，何況國際金融的投機家拋出法郎買進強勢貨幣，更助長法郎的困難。

估計，當法郎找到適當價位以後仍可能再回到聯合浮動之內，因爲，法國素來主張固定匯率，而且歐洲共同市場還預定在一九八〇年達到經濟與貨幣聯盟的計劃，也是法國向來所支持的。

對政治的影響

西歐經濟問題的重要性還不僅在經濟本身，而在於經濟問題可能引起的政治問題。

首先是義大利。

義大利共黨是西歐共黨中力量最大的，去年六月地方選舉中得票僅較基督民主黨少二%，在國會裏也有相當席位，曾經要求參加內閣，美國表示強烈反對，指出假使義共入閣，美國將基本上改變對歐政策，北大西洋公約也將形同虛設。然而，三月十七日，義大利總理莫洛居然邀請義共總書記柏林格爾參加討論如何應付經濟危機的會議，成爲諸商的對象，這是一九四七年義共被逐出聯合政府以後所未有的情形。不能判斷莫洛是否有意製造這樣的局面來促使美國及早伸出經濟的援手，至少是助長了義共的聲勢。

英國共黨人數，據經濟學人週刊估計，僅僅三萬人，鬥爭策略是打進工會，運用統戰手法，在一九七三年以長期罷工手段推翻希斯領導下的保守黨政府，支持工黨上台。當然，英共份子打進工會，又由工會打進國會，在議會裏從事英共所需要的活動，爲英共爭取發展的有利條件。威爾遜的辭職，無疑也是英共份子施展手段的結果。接替威爾遜的不論是誰，總比威爾遜更靠左，是可以想像而知的。

法國社會黨和共黨的競選聯合陣線在今年三月中的地方選舉得到勝利，這是不吉之兆。雖然總統選舉遠遠在一九七八年，而聲勢的消長，使季斯卡總統和執政黨不能不努力建立聲望。

不論是過高失業率或過高膨脹率，都會被西歐共黨作爲藉口，宣傳資本主義的弱點，對於西歐的民主陣營殊爲不利。尤其是，義共和法共都宣稱走獨立路線，不追隨蘇共的行動，然而，他們所說「獨立」是什麼定義？還缺乏明確的解釋。義共和法共更披上民主外衣，說明仍將保持民主原則，這顯然是糖衣手段。在西歐，強有力的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所長期從事培養的意識形態，也都使得共產黨得以從事魚目混珠的宣傳活動。

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西歐經濟，一般地說，雖然當前仍有困難，義大利和英國的經濟結構有缺點，然而，都不是膏肓之症，只要有決心提高生產力，加速發展新能源，相信，不數年可以克服一切困難。

不過，有幾點標本兼治之計，值得各國深切考慮。

第一、唇亡齒寒，利害與共。力量強大、國際準備豐厚的國家不宜再增加準備，而應該善於「疎財」，吸收其他收支長期逆差國家的產品，以達到

當前西歐經濟問題之分析

其所期待「輸出領導」的復蘇，貿易對手國的復蘇就是自己貿易的發展。因此，不僅是助人而且是自助。

第二、一國之內的經濟發展是大體上有規劃的，而世界性的發展是無政府狀態的，所以常常形成供需不能相應的情形，應當設置機構從事協調，以減少盲目生產所造成的困難。

第三、只要貿易能夠發展，就可以得到發展的利益，不是非有出超不可，所以，可以多多從事雙邊或多邊的貿易協定，不要互相限制輸入，而要互相發展輸出。有貿易協定也可以避免過度入超或出超之弊。

第四、不少國家的生產力落後，競爭力不足，應當有計劃的增加投資所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這樣不獨是解決一些經濟結構有困難國家的經濟以至政治問題，也可以在競賽的方式之下，加快各國的成長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

第五、國際共黨的活動已經加緊對南非洲原料出產地進行顛覆活動，嚴重威脅西方國家的生命線。西方國家也須堅持寸土必爭的原則和有進無退的精神保衛生命線。

美國總統福特曾經提出「骨牌」的原理，這是民主世界所應當共同警惕的。

註①見 1. *Wall Street Journal*. Mar. 1, 1976. 2. *China News*, Mar. 12, 1976.

註②見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 6-7, 1976.

註③見 1. *Financial Times*, Mar. 15, 1967. 2. *Wall Street Journal*.

Mar. 16, 3.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 16, 1967.

註④本節參考 1. *The Unexpected Slows the Wordweek Uptum*, *Business Week*, Mar. 29, 1976, pp. 82-87. 2. *Japan Times*, Mar. 20, 1976.

註⑤ *The Economist*, Dec. 27, 1975.

註⑥參考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Dec. 1975, pp. 212-213.

註⑦ *The Economist*, Sept. 6, 1975, P. 28.

註⑧參考 Dennis Healey, *Social Justice and Economic Realism*, *Wall Street Journal*, Mar. 2, 1987.

註⑨ *Financial Times*, Mar. 15, 1976.

註⑩ *Japan Times*, Mar. 25, 1976.